

# 上司王靳的一番话点醒了罗寅



南希言著  
印刷工业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于身在职场中的奋斗一族，尤其是那些刚刚踏入社会不久，渴望迅速功成名就的青年人来说，更要懂得竞争的必要性与策略性。本书通过小说的方式讲述了3个大学毕业生从实习生一步步走向公司高管的办公室潜伏竞争的故事。在7年职场摸索的道路上，他们慢慢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和体会得出了“抱老板大腿”在通往成功道路上的重要作用。从他们的每一段故事中，也总结出了抱老板大腿的一条条规则。

## [上期回顾]

罗寅在杨光明事件中因为得到王磊的点拨，利用这次事件升职了。原来他的上司兼好友黄征的风头被他盖过，黄征于是提出辞职。

职场小说

黄征的离去引起了销售部的骚乱，大家纷纷传言是罗寅逼走了黄征，随后，各种有关罗寅手段、抱老板大腿、陷害同事的流言像雪花一样凭空而降，恨不得把罗寅给埋了。

罗寅心里是打翻了五味瓶。小石转述的黄征辞职的理由让罗寅有了不少触动，虽然自己因为一心钻研抱老板大腿而导致与朋友精神上的远离，但黄征所说实际上是在表达他对罗寅的理解。

王靳办公室里，罗寅送来文件请他批示，王靳合上笔套后并没有将文件递过去，而是问道：“小罗，明天接任黄征副总经理职务的人就要到了，是总公司派过来的。你准备准备，做好交接。”罗寅有气无力地答应了一声。王靳看着他道：“怎么？情绪还这么失落？又不是和女朋友分手了。黄征辞职，你是不是很内疚啊？”

“不是。”罗寅摇头道，“相反，我还得谢谢他。黄征说了他为什么要辞职，他说得很有道理。我觉得，黄征不是因为恨我，而是因为了解我才决定辞职的。他是个很聪明的人，虽然在我们公司他做得不如我，但是最后他还是先我一步看透了，还是他提点了我。”“哦，是吗？那很好啊！既然是这样，你怎么还这么失落呢？”王靳笑道。罗寅点头道：“想不通的是别的事。”

王靳眼珠一转：“你是说公司员工议论你吗？”罗寅点头默认。“嗨，这种事情你也当真？以前大家不是也说过吗？人都有这个毛病，喜欢议论别人，不然觉得生活枯燥。时间久了，这些流言也就自然消失了。”王靳用极不在乎的语气劝道。

罗寅还是摇头：“王哥，这次感觉不一样。上次说我，那是因为我的确是为了私心私利，起码有一半是骗了子杰他们的，大家说吧，我反而心里

好受点。可是这次不一样，一则是纯被冤枉，二则就是我和黄征其实已经互相体谅、互相理解了，却不能把这个道理说给大家听，很郁闷。为什么大家就不能把什么抱老板大腿啊，拍马屁啊，巴结讨好啊这些东西看得淡一点呢？难道这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吗？”

听完罗寅的牢骚，王靳哈哈大笑：“你是真傻还是单纯呢？如果他们想得通，连以前你骗了人、耍了计、当上副总经理的事情都不会说，何况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些人都想不通。他们也想抱老板大腿啊，也想像你一样好像就是拍了拍马屁就当上了主管，当上了副总，但是他们能力有限，做不到你这么好，最后只能用损你骂你这个办法来找平衡。他们要是像黄征那样想，知道自己能力问题，知道自己在这个公司可能永远也做不出来，那他们自然就会去找能做出来的方法。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越过越差呢，因为他们过得差的时候只抱怨其他人或事，不知道调整自己。”

“那如果我和他们去说呢？”罗寅继续着他的疑惑，“大家又不是文盲，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和他们解释、说清楚了呢？”王靳冷笑一声：“你知道北京有多少家企业职工素质培训公司吗？你知道有多少公司为了职工素质培训花费了大把预算？你知道现在各个大学里上演着多少个人生规划讲座吗？要是这些说教一说一个灵，世界上不都是圣人了？在我眼里，无须解释，无须说明。”罗寅依然摇头：“那么王哥，当初你把李二为告了，为什么要和我们解释呢？你要是不解释，这个误会我们可能得持续到现在。”

王靳停顿了一会儿，道：“这还用问吗？我当初怎么和你们说的？我当

时就说，我之所以走之前告诉你们真相，就是因为我看出你们几个都是想得透、看得透的人，只有你们这样的人，才能把这个所谓的抱老板大腿的路走好。你想想，黄征和你说的这些话，你身边的，包括手底下的，哪些人能理解？”罗寅想了一下答道：“子杰、亚敏、小石、小肖、张……”罗寅说到这里就自己摇头否定了下面想到而没有说出来的人。“你也知道没几个吧？不信我和你打赌，五年、十年，我们看看这些想得通的人是不是越过越好，而那些只会嚼舌头的人永远只能嚼舌头。”王靳正色道。罗寅闭上了嘴，他知道这个赌根本不用打，王靳一定会赢。

“听说过苏东坡见佛印如见猪的故事吗？”罗寅摇头。王靳无奈叹气道：“苏东坡取笑佛印，说见了他好像看见了猪，佛印说他见苏东坡好像看见了佛。苏东坡便知道佛印反把自己取笑了。因为佛法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苏东坡笑话佛印是猪，是因为他自己心中只有猪的愚笨；佛印说苏东坡是佛，是因为他心中只有佛的光明。这些看不透的人说是恶人，是因为他们心里只有丑恶，你如果心意坦然，又怎么会把这些话气到？罗寅，这道理我以前和你提过，现在再和你说一遍，以后绝不再说。你给我记住，别说在新力，只要在职场上混，能抱上老板大腿、拼出样儿来的人都是他所在环境中的聪明人。你要想继续做下去，你就踏踏实实地该抱大腿抱大腿，该做好单子做好单子，你可以用委婉的方式，但是你必须有直率坦然的心态，不然你没混出样儿来就已经把自己给折腾死了！”王靳义正词严地说完这些后，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得精神病死的。”

王靳把罗寅连骂带劝地说了一

通，不经意间把自己近十年抱老板大腿心得都抖了出来，而且是最最黄金的抱大腿的理论。难怪王靳不管遭遇了什么情况都那么镇定自若，罗寅还为这个大为恼火，觉得王靳是十足小人，会演戏，原来人家就是真的淡定，真的坦然。

回想最初，在公司楼下的成都小吃里，罗寅、子杰和亚敏因为被王靳抢了单子上的功劳而第一次陷入工作的苦恼时，甄澜从旁边跳出来为他们指明了一条抱老板大腿的道路。那个时候甄澜说，求朋友叫帮忙，求领导叫抱大腿，这是自己给自己下的套，是傻子才干的事。抱老板大腿就是一种社会竞争规则，只要我们工作吃饭在社会上混，就得按套路出牌。技术高的往上爬，技术低的自觉认输，大家都坦坦荡荡，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七年光阴，绕了一圈，罗寅好像又回到了起点。对于抱老板的大腿，他和朋友们批判过、讨论过、犹豫过、迷失过、努力过、不安过……但是抱老板大腿不就是这么回事儿吗？我们动用的是自己的智商，付出的是自己的汗水，我们就是按照前人给出的规则去做的。

从王靳办公室出来后，生命再一次天高云淡，罗寅心情好极了。走廊上遇见子杰，罗寅叫了他一声，子杰老远就乐哈哈地招呼他，喊道：“哎！下个礼拜六我闺女满月，南礼士路的烤肉苑，上午11点开饭，你别忘了啊！给你侄女儿买件好看的花裙子！”罗寅灿烂一笑，答道：“没问题！”子杰又乐道：“黄征说了，把他儿子带去，现场跟我们家定亲，认老丈人。”罗寅哈哈笑着：“过分啊！你们俩都定了，将来我孩子怎么办？”“那是你自己不抓紧，活该！”子杰甩手一笑。罗寅心想，这感觉，真好。

# 薛有朋要郑文道去搞日本情报



纪实小说

经尾崎秀实介绍，中西功进入中国问题研究所。这个政府资助的机构，其实就是变相的情报组织，中西功由此进入日本的情报界。中西功乐意进入这个机构，研究中国，不仅是中西功的专长，还是中西功的爱好。可是，中西功真的进入这项工作，却心情沉重。

中国的国土，正在大片大片地丧失，中国的军阀政客，飞蛾投火般勾连殖民主子，这中国还有前途吗？整日整月地整理中国情报，就像看着一帮屠夫手持利刃解剖亲人的身体，不是尸体是活体！值得安慰的是，中西功在满铁得到的大量中国情报，能够同尾崎秀实交流。细心的中西功发现，与日本进步文人保持距离的尾崎秀实，却有几个外国朋友，莫非，尾崎秀实又同国际情报活动有关？作为一个了解情报圈内情的人，中西功明智地保持沉默，没有追问尾崎秀实的国际背景。组织有组织的秘密，组织有组织的纪律，没有告诉你的时候，你不可该问。

暗战风行，以往那些见不得人的间谍手段，就吃香起来，间谍是抗战先锋！韩霜奉命侦察美国政策动向：日本已经侵占中国东北，国际联盟并未采取有效行动，如果日本再进攻华北，美国政府会反对还是保持中立？麦尔奉命侦察中国政策动向：日本已经侵占中国东北，中国政府并未抵抗，如果日本再进攻华北，中国政府会宣战还是继续退让？

法租界，左岸咖啡馆，多国朋友常聚的地方。在这里，你只需大大方方地请客、聊天、给钱，就能搞到一切情报，用不着半夜三更撬人家保险柜。

“老子在狭窄的日本呆腻了，要到辽阔的中国闯荡……”粗豪的歌声，在寂静的夜晚肆意飘荡，充分显示歌唱者的霸道。路过西里龙夫料理店的路人，皱着眉头，匆匆走避。唯有韩霜

不烦，听到这西里的吟唱，就能找到西里龙夫，西里龙夫同情中国，找到西里龙夫就能侦察日本情报，侦察日本情报，还有比日本人更合适的吗？

门口站着一个高个子，徘徊犹豫，不肯进门。隐身观察，韩霜发现，那是麦尔。这美国间谍也想到西里龙夫了？他为何不进门呢？麦尔不能进门，因为麦尔听到了门内的议论。那西里龙夫正在痛骂日本政客，说那些家伙左右摇摆，首鼠两端，耽误了帝国大业！侦察日本情报，需要招募日本间谍，可招募日本间谍又是不可能的事情——日本人谁肯背弃祖国？你可以用百元美钞买到美国情报，你可以用一条黄金买到中国汉奸，可你弄个日奸试试？千金难买！

西里龙夫吟唱着出门了，和服木屐，被一帮戎装冠戴的军人簇拥着。一伙人旁若无人地行走于道路当中，黄色包车缓行，小轿车停驶，这里是日本皇室的天下。麦尔知趣地躲向暗处，碰到了韩霜。两人互望，眼睛中都是失望……

清晨的虹口公园，格外静谧，几个晨练的老人，似乎在晨雾中飘浮。一个高大威猛的汉子快步而至，西里龙夫面对薛有朋，笔直地站立，深深地鞠躬。尽管西里龙夫礼貌有加，旁边的人们还是纷纷走避，此人身穿日本和服，不像善人。西里龙夫望望别人，看看自己，遗憾地看着老师。

薛有朋并不惊讶，无言地招呼西里龙夫，练拳。西里龙夫摆开太极拳架势，望望四周，近处没有任何人。缓缓的动作，慢慢地汇报：“最近有许多人主动同我接触，有美国人，也有俄国人，还有中国人……”“日本情报？”西里龙夫的动作急促了：“他们都要日本情报，全世界都要日本情报！”“中国共产党也需要。”“您同延安联系上了？”见老师微笑默认，西里龙夫十分兴奋，挺直身躯，庄严地

说：“我会当作战斗任务去完成。”

薛有朋予以制止，示意继续练习。这个日本同志很忠诚，值得信任。只是，今后不宜与他直接联系，需要一个联络员。

自从1931年顾顺章叛变之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一直处于危境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转移到江西中央根据地，留守上海的同志缺乏秘密活动经验，接连被捕，后来，就连上海同中央的无线电通信也中断了。薛有朋坚持到1935年，终于等来了中央代表冯雪峰。中央指示，当前国内斗争的主要任务，从阶级战争转向民族战争，上海情报组织的主要任务也转向日本情报。

日本情报，正是薛有朋的长项。只是，薛有朋虽然熟悉日本国情，却并未打入日本政界。为了完成中央赋予的重要使命，下步应该发展日本同志。搞日本情报，谁比日本人更方便？先恢复西里龙夫的组织关系，再发展其他人……

薛有朋发现，梅笛变了，沉静的面容，变得活泼有趣，那笑意压都压不住。薛有朋当即也变了，变得心情畅快。女友的情绪，就是世上最强的病毒，无敌传染。梅笛挽着薛有朋的胳膊，两人在繁华的南京路上并行，只觉得周围所有的人都在笑。

梅笛是个稳重的姑娘，稳重得连薛有朋都夸奖，你的性格天生就适宜当间谍！但是，梅笛却并不满意自己的处境，尽管乐意为党工作。掌握令人兴奋的秘密，却要憋在心里不说，这种常人难以忍受的梅笛能忍。但是，对亲密无间的恋人保密，却让梅笛难以忍受。

今天好了，今天可以笑，可以放开地笑，因为，组织上同意吸收薛有朋加入！两个恋人即将变成同志，相互间再也没有秘密，那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郑文道冲动地抱紧爱人，狠狠地亲吻爱人的嘴唇，就在大街上，就在众人面前。你们看吧，你们看吧，看看什么是共产党人的爱情！梅笛推开爱人，才摆脱窒息，这爱情表示太恐怖。喘了一会儿，梅笛才说出组织上赋予郑文道的任务——搞日本情报。

郑文道立即甩开爱人的胳膊：“当特务？我不干！”这人怎么这么死性？梅笛杏眼圆睁：“你还没入党，你懂什么？情报工作十分重要，和上阵杀敌一样重要！”郑文道何尝不懂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连儿童都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就指出使用间谍的重要性，一个秘密情报员能够抵上一个师！

郑文道又挽起爱人的胳膊：“我可以当特务，但有个前提……”“你跟组织讲条件？”梅笛甩开胳膊，瞪着郑文道。郑文道认真地盯着梅笛：“从事如此恶心的工作，我必须得到组织的证实，我郑文道是在为党工作。”

“我证实不够？”“不够！我要面见高级领导。”

梅笛泄气了，不能同这家伙怄气，他比谁都执拗。请示老薛吧。薛有朋也被郑文道气坏了，从未见过这样同组织讲条件的党员。组织上看中你郑文道，那是因为你粗通日语，又有对外宣传的经验，适宜从事对日情报工作。组织的器重我十分荣幸，我从心眼里愿意搞日本情报。只有一个前提——别让我同日本人来往，我恶心！做日本工作，却不肯接触日本人，这还怎么工作？

薛有朋从事地下工作十几年，为党培养了几十个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其中包括十几个日本同志。不仅如此，薛有朋还为日本的间谍学校教授了几百个学员。富于招募间谍的经验，薛有朋认为：好间谍不都是培养出来的？！薛有朋有信心将郑文道打造成优秀的地下工作者。